

本报记者今冬寻访山西吕梁山集中连片特困区——

搬进好生活

本报记者 潘旭涛



“搬？修房子都没钱，还指望有钱搬？”

刘福有咋也想不到，70岁这年，他签下人生第一份就业协议，当上了保洁员。这事还得从搬迁讲起。吕梁山深处的赵家洼村，属于山西忻州崞岚县。先前，刘福有大半辈子就住在这。小山村坡陡沟长、土地贫瘠，“干起活来累断腰。”年复一年，有点能力的都搬走了，剩下6户老人苦熬。赵家洼村离县城12公里，开车只要15分钟。这短短的搬迁路，却让刘福有犹豫了好几年。不搬吧，又破又老的房子，漏风漏雨。地里刨食，一年也赚不了几个钱。搬吧，去城里，没地种，吃根葱都要花钱，可咋活？不只是刘福有，赵家洼村也走到了十字路口。搬还是不搬？在人称“可怜县”的崞岚县，有115个村庄跟赵家洼一样，要作出选择。东沟村就是这115个村庄之一，村民王成仁说，自己苦怕了。

东沟村，听名字就知道，一个山沟沟，窝在大山里。村民吃饭看天，对两种天气又怕又盼，一是雨天，一是雪天。王成仁一直记得多年前一个雨夜。“轰”地一下，村里一个土屋塌了，是自家弟弟的房子！不幸中的万幸，弟弟当晚不在家。房子没了，也没钱再盖，弟弟只能远走内蒙古去打工。

从此，一到雨夜，王成仁就不敢合眼，听着屋里“吧嗒吧嗒”的漏雨声，巴望着雨快点停。

可是，真没雨了，村民又盼雨。东沟村缺水，到最近的河边，上下山坡，一趟要花两三个小时。刚开始，村民用扁担挑水，后来累得不行了，就养了毛驴，用驴驮水。

村民也盼雪天。雨天接水，雪天煮水。隆冬，一见雪花飘落，王成仁立马抬起灶上的大铁锅，架到驴车上，约摸走2公里，找个干净的地儿，弯腰铲雪，装进大锅。“来回路上，风像刀子，连毛驴驴都跟着遭罪。”王成仁说。装满一大锅，回来一煮，好歹喝的水是有了。

甘蔗没有两头甜，山里的天气更是。这边有了雪水，那边河水却被冻得死死的。王成仁戴上棉手套，用斧头凿冰，凿开一个口子，赶紧舀桶水上来。可转身的工夫，刚露头的水又结成冰，他只得再找薄冰，重新凿。

屋外天寒地冻，屋里也冰冷彻骨。村民买不起煤，冬天只能烧柴火，温度上不去，屋子还漏风。王成仁老伴说，她硬生生给冻出了关节炎。

“到老了，都没个遮风挡雨的地儿。”王成仁老两口真是在山里住够了。

就没想过搬出去吗？“搬？修房子都没钱，还指望有钱搬？”王成仁老伴说。

东沟村是这样，赵家洼村也好不到哪儿去。就说这冷。睡觉的时候，刘福有和老伴要戴上厚帽子，再裹上3床被子。房顶被耗子钻出一个个洞；大大的窗子，上面只镶了一小块玻璃，剩下的全用麻纸糊上，能不冻得直哆嗦吗？

再说这缺水。赵家洼村只有一口井，村民光喝都嫌不够，根本顾不上浇庄稼。可想而知，地里的收成好不了。

刘福有说，村民种了不少东西，谷子、玉米、苜蓿、山药蛋子，能种的都种。碰上风调雨顺，地里能长出第二年的化肥钱。要是年景不好，顶多闹个平衡。再不好了，就得倒贴。

为了这点收成，村民们腰都快累折了。吕梁山，田在梁上，路在坡上。一级级梯田层层叠叠，羊肠小路曲曲折折。耕地、施肥，家伙什全靠人背。收了粮食，还靠人背。“就是一条大绳两条腿，每次背差不多100斤，山药蛋子硌得背生疼，几天下来脚底板磨得全是泡。”刘福有说，收粮就像打仗，夏忙防雨水，秋忙防霜雪，甚时候都不能放松。

村里其他人呢？跟刘福有差不多，6户老人，有5户是贫困户，日子拖一天算一天。头疼脑热，谁都免不了。刘福有和老伴加上他的老母亲住村里，一人一个药袋子。平日吃药还好说，要是突发个甚病，就得赶紧出村瞧，可这路啊，又是个愁事。崞岚县是吕梁山集中连片特困区，许多村庄是对面一座大山，背靠一座大山。两山一夹，道路狭窄崎岖，车子进出一次，爬坡蹬水，一路颠簸。

有一次，刘福有老母亲重感冒，吃药不灵，得赶紧送到县医院。他家倒是有一辆破摩托，可老母亲岁数大了，又生了病，骑在摩托上，万一东倒西歪一头栽下来，可咋弄？没法子，刘福有只好拿来绳子，将老母亲绑在摩托上。

听到这儿，记者有些吃惊。刘福有淡淡地补上一句：“村里的人都这么干哩。”

活得忒苦，不想变一变？赵家洼村的人想过，东沟村的人也想过，可留守的弱劳村民们，除了种点薄地，还能做甚？

“安排得这么周全，咱还有甚意见？搬！”

直到2016年，这些老人才晓得，自己还有另一种活法。

这年3月，崞岚县人大驻村工作队进驻赵家洼村，队员陈福庆后来成了村第一书记。

见陈福庆住进了村，刘福有笑话他：“这个瞎沟，住的尽是七老八十的人，你来做甚？”陈福庆笑笑，拿上笤帚扫起了刘家院子。

挑水、劈柴、锄地，队员们把这些活儿担了起来。一来二去，他们跟村民熟了。每户的家底，队员们掰手



刘福有老两口住进新居。

本报记者 潘旭涛摄



搬迁前，刘福有老两口在院子里干农活。

赵文君摄



崞岚县。

赵文君摄

指能说上来了，帮扶也就开始了。

起初，扶贫队按着过去的经验，落实低保、大病救助。隔三岔五给村民送桶油、扛袋面。可队员们越来越感觉，这种小修小补不能从根儿上解决问题。

赵家洼村的处境有多难？陈福庆总结出了“六多、三难、三不通”——坡多、灾难多、外流人员多、老人多、病残多、单身汉多；上学难、就医难、娶媳困难；网络不通、动力电不通、电话不通。

家底摸清了，扶贫队再算账。要把基础设施全建起来，没个一两万拿不下来。崞岚县是国家级贫困县，一年财政收入刚过亿，这么多钱全投到一个小山村，肯定不现实。况且，像赵家洼这种情况的村子，全县有115个！

赵家洼这方水土，根本养不好一方人。除了整村搬迁，没别的出路。

县里向6户人家提出搬迁计划，13位老人一口回绝：“不搬！”

且不说安土重迁的老观念，单是想想将来的生活，老人们就直皱眉头。刘福有跟陈福庆讲：“我快70了，就快不能动弹了，种点地，怎么着也能种出口粮。要是去了城里，吃甚呀喝甚呀？咋活？”

刘福有说得在理。其实，国家早想到了这一点。陈福庆跟刘福有把政策一项项说道清楚。

先说咋搬。按省里政策，刘福有家的搬迁安置费是11万多元，说白了，就是不花钱住新房。新房面积是75平米。

刘福有问：“75平米是多大？有没有我在这摊子大？”

陈福庆给逗乐了：“有你两处院子加起来那么大！”

刘福有吃了一大惊：“真的哇？”

再说搬后咋过。村民搬走后，赵家洼村原址复垦、退耕还林。退耕1亩地补给村民1500元，分5年给清。再

加上各种补助，刘福有一年能拿到3万多元。另外，土地复垦后种松树，树下套种中药材，将来中药材卖了钱，村民还能分红。

陈福庆不停做工作，村民们心动了。

2017年6月21日，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赵家洼村。

当地干部向总书记报告：“赵家洼村生存环境很差，下一步工作目标是通過易地搬迁挪穷窝、拔穷根。”总书记肯定了这个思路。

这下，赵家洼村名气大了，当地干部的压力也大了。赵家洼的搬迁有了示范效应，全县瞩目，全省关注。可一说搬，村民仍是磨叽。他们还有一层顾虑：“政策是好，能到位吗？”

2017年8月，县里派出一辆大客车，拉上贫困户，去城里看房。

车停在广惠园移民新村。刘福有的房子是5号楼5单元2层东户。一进门，他东瞅西看，高兴得像个孩子。屋里有自来水、煤气灶、马桶、地暖，家具也配齐了。村民们一间间房打量，一件件物品抚摸。

“村里的房子，有一回炕上睡了8个人。现在好了，闺女再回娘家，用不着发愁没地儿住了。”刘福有说。

一切远超村民预想。“安排得这么周全，咱还有甚意见？搬！”从那天起，6户老人都盼着早点搬。9月22日，赵家洼村在全县第一个完成整村易地扶贫搬迁。之后，全县115个村庄陆续完成了整村搬迁。

“我也晓得个好赖哇，能做我就多做些”

在广惠园移民新村，保洁员刘福有穿着橘黄色制服，正清扫街道。“我搬到县城第三天就有了这份工，可

比种地轻省多了，早上扫一回，下午扫一回，每月就有1050块钱的工资。”他告诉记者。

按说，刘福有这年纪，就算在家闲着，有低保兜底，日子也还行。但他总说：“坐着没有动起来好。”

刘福有干活认真，他打扫过的地方，没一片废纸、一个烟头。“党和政府对我们这么好，我也晓得个好赖哇，能做我就多做些，尽我的本事。咱这一扫帚，要扫出个干净的崞岚才行。”

陈福庆也跟村民到了广惠园，接着给村民办事。用水电、买东西，只要遇到困难，村民就找他。

进了城，没一个月，每位老人都配上了手机。他们常给陈福庆打电话，每次开头的几句话，差不多都是这样：

“陈书记，有事没事？”

“我没事。您有事？”

“陪我上街办个事哇。”

有一天，刘福有给陈福庆拨了一个电话，但没打通，老人有些不安。大约半小时后，电话响了，刘福有赶忙接起来。

“大爷，我今天在开人代会哩。天冷，您多穿衣裳。”电话那头传来陈福庆的声音。

“哦，我还说哩，这两天咋看不见你了。”

放下电话，老人心里踏实了。身边的人打趣说：“看你着急的，你跟儿子也没这么亲哩。”刘福有笑：“陈书记可是好人，帮了咱大忙。”

村民搬进新居，也一天天融入了新生活。他们不再往楼道里堆杂物，家里还种上了花，在小区拉家常也不再只找本村的人……

2017年，东沟村搬迁。王成仁就近搬到了宋家沟村。

记者来到宋家沟村时，一眼望去，一排排民居齐整着呢，家家都是灰墙黄门、灯笼高挂。一问方知，这个村是国家3A级乡村旅游景区。

在宋水后街，记者走进一处独具特色的晋北特色小院，这是王成仁老两口的新居。2间瓦房里，添置了洗衣机、冰柜、彩电。

“以前最难的吃水问题呢？”记者问。

“这还有甚问题？一拧水龙头，哗哗流。”王成仁老伴咧嘴笑。

不苦了，村民在琢磨啥呢？

2017年6月21日，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宋家沟村。“希望乡亲们同党中央一起撸起袖子加油干，让好日子芝麻开花节节高。”总书记的亲切鼓励，村民们记得牢牢的。

现在，村民想的是怎么致富。到村委会要救济的少了，喝得烂醉去乡政府告状的没了，就连找村委会要袋面、要桶油，都觉着脸上过不去。

有的村民摆地摊，把当地的蘑菇、茶叶卖给游客；有的村民开门店，卖手工刺绣包；还有村民开农家乐……

2017年，刚搬进来的村民刘林桃就支起小摊卖凉皮。一年下来，光卖凉皮，她就赚了六七千元。

“现在生意咋样？”记者问。

“没以前赚得多了。”

“为啥？”

“卖凉皮的多了哇。”刘林桃搓搓手说，“我得找点别的事干了。”

村干部一听，笑了：“有竞争也正常嘛，大家都想靠这双手干点活、赚点钱。”



记者手记

土地是金 信任胜金

易地扶贫搬迁，有的农民不愿意。为啥？很多人说了，“原因不是明摆着嘛，故土难移啊。”到赵家洼村采访后，记者发现，还真没那么简单。

农民是感性的，也是理性的。老屋上的每块泥巴，都是自己一手抹上去的，不舍，那是肯定的。但更要紧的是，农民怕离开了土地，没法活。

土地最能给农民安全感，农民最信任土地。种地苦，但起码不至于挨饿。进了城，政策不是自家定的，市场不在自己手里，怎能不担心？

农民在想啥，党和政府清楚。政策说了，房子给你盖好，家具给你装上，补贴给你谈妥，工作给你张罗……可农民还是犯嘀咕：“都能兑现吗？”

信任，成了让农民出村要搭的最后一座桥。

扶贫干部就是搭桥的人。

陈福庆第一次走进赵家洼村，听到的就是冷冷的一句：“你来做甚？”村民话里有话：你不就是来应付差事的吗？

村民错了。陈福庆扎到村里后，水帮着挑、柴帮着劈、地帮着锄，什么活都干。谁家缺点啥，他去城里买；谁有个头疼脑热的，他就找车给送去医院。慢慢地，陈福庆不光住进了村子，还住进了村民心里。不止一位村民告诉记者：“每天看到陈书记，就踏实了。”

陈福庆说的话，村民们信！他把搬迁政策说道明白，村民动了心。再实地一看房，没的说，“搬！”

村民没信错，搬出来就是好。住进新房子，70岁的王三女大娘逢人就讲：“说甚我也不回去了！”她还把家里的备用钥匙给了陈福庆。

土地是金，信任胜金。今天，农民信任扶贫干部，信任党和政府的好政策，就如同他们祖祖辈辈信任土地一样。